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一百五

宋　蘇軾　撰

志林十三條

論古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

歟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葢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

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

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

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黄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

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文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頴王（頴音兹即靈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

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
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
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
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
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
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
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
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

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猕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衞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

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

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

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

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

初周雖不如楚之强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

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

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强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

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剸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

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閲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

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
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
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齔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
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齔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
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
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
皆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
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

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

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也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有劉

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

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越既滅吴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

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
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
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
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
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
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
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

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嘆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强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

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二子

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

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

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

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甞以為遷

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脩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

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侵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

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

獨何為致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

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

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之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殺其所立項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

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

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黄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蠧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

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

論之六國之君雇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黄

馘以老死於布褐手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

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

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

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

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

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

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

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

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閫外事且不可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主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

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
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
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
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
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
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
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
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

習見毋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

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兹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俛而聽高

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

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危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由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内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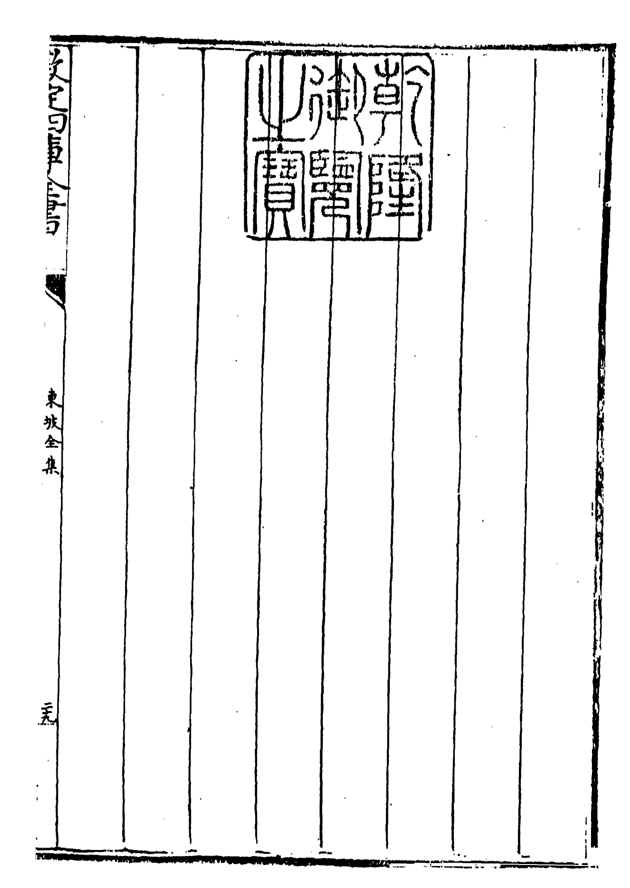
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

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爲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

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繫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

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

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爭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於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乾隆御覽之寶

東坡全集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七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王宮

東坡全集卷一百六

宋 蘇軾 撰

外制制勑六十七首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

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

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

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名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

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戸食實封三百戸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

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徳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吕大防造道純深受才弘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文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為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

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興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蔿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范純仁踸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歷之元臣强諫

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名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為急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勲封食實封如故制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門下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為環尹寓軍政於國容將伸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于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畧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槩薦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

無復一軍之驚祇扆殿巖肅將齊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玆為深戒師衆以順為武古有成言惟懋乃哀毋忘朕訓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元祐三年十一月一日

門下曾閔之哀喪不貳事漢唐之舊禮有奪情矧予藩屏之親實兼臣子之重雖閨門以恩揜義而公侯以國為家伯臣司宗職不可曠要經服事古有成言非子爾

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襲餘慶於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郢客卒業於浮丘辟彊受知於先帝允釐厥位無愧昔人屬此閔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職業之久虛宜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誒退適倚廬讀喪祭

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

朕訓光昭前聞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博學篤行久聞于世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聞仁人之言置之講席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黄門未究其用往貳太宰益修厥官

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敕朕承先帝之丕業居其宮室而服其器用常懼不稱而何敢有加焉惟是軍國之備凡仰于百工者乃以諉于冬官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王克臣奮自儒術蔚為閫人歷帥諸藩嘗佐事典才有餘裕所居見稱比由宛丘入奉朝謁而司空長貳艱於其人玆命爾以舊官仍兼内閣之重勉率厥職外以成爾繕治之勞内以全子恭儉之志可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

具官李之紀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户庭視其民如一家爾賦政赤縣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是用命爾按刑嶺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敕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更郡縣而任刺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恪悃

愊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秘閣校理知福州

敕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為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知徐州馬默可司農少卿

敕具官馬默爾以博學強記弘毅有守剛而不犯明而不苛歷試中外藹然有聞朕方選擇循吏入為卿佐凡爾所能已試於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往佐大農毋怠朕命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

敕具官許懋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觸理煩碎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儒術精通吏事詳敏歷年于茲民便其政既信之俗

必易爲功庶無新故更代之勞而有上下相安之美勉

脩前業無怠日新可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朦可兩浙運判

敕具官蔡朦以爾名臣之子進以儒術歷佐漕府治辦

有成東南富庶比於西蜀而機巧過之惟寛且靜則民

不婾可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兖州

敕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

而收其所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于牧民尚勉來效以蓋往愆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繶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敕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冢婦夫亡子夭惸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衞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歌之韓

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朞若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其贈婺州觀察使追封東陽侯皇兄其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汝南侯

敕生分竹符所以廣恩於宗室沒享茅社所以寵綏其子孫眷予盤石之宗夙被麟趾之化國有常典我其敢忘某等生于高明克自抑畏恭儉寡過綽有士人之風

忠孝者聞蓋服祖宗之訓厲既尊於中外禮當極於哀

榮命以庶車即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貴以慰九原之恩

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黼可西頭供奉官

敕具官士黼汝宗室子生於安逸而能誦習文法以求

自試蓋亦有志於士者朕何愛一官不以成其志乎可

童湜可特敘内殿崇班

敕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謹坐廢歷年而能祇畏以蓋前

失既更大青稍復汝舊往服厥官益敬無怠可

謝卿材可直秘閣福建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興事也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為能愛民惟知義者為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回治郡有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尊重於使權無輕遠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

敕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寛吾憂可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

敕具官某等監司郡縣其職不同其爲養民一也夫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今自部使者移

治一郡其深念之服于朕訓以永終譽可

王蒓知河中府

敕具官王蒓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敕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獄訟之事固儒者之所學也汝官于上庠既習其說矣其往試之可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八人

敕具官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學或以歲月積其勞給事

王官既勤且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無

怠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敕具官張禧疆埸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尚矣爾既

應格則賞隨之可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敕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强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勑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于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壊治忽之由一歸于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昏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曠乃職可

孫覺可給事中

敕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沖眇丕承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茲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間自西省遷之柬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

閱月于兹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閤之志施于還詔批敕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敕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其私置傅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間平之盛德歆向之異材皆湮沒而無傳故歎息之何及尚賴本支之茂蔚爲邦國之

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爲質禮敬以
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諸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
賢小心自將沒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茲永逝之悲
日月有時窀穸告具賁以旌旐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
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義可

蕃官兀遝常等十二人覃恩轉官

敕具官某等錯居吾圉世濟其忠矧茲臨御之初豈有
中外之異各從遷秩以廣異恩祗服寵靈益堅守御可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

康國太夫人

敕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教愛廣愛以及
民封節婦之間以勸能賢賜髙年之爵以助養老而況
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
氏四德純備五福薦臻豈惟擢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
宫闈舉觴坐上有伯仁仲智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琅
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

眉壽可

客省副使劉琯知恩州

敕軍國異容兵民異道治戎整旅以鷙勇為上承流宣化以忠厚為先爾久練武經本由才選屢更煩使克有成勞試于一州祗服朕訓可

皇叔叔曹贈洺州防禦使封廣平侯

敕官至持節爵為通侯非我勲勞之臣則必親賢之屬豈云虛受維以飾終具官叔曹生於高明力自修飭克

有常德以沒元身乃眷衡漳夙為重地爰假一麾之寵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命可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敕蠢爾裔夷憑崄竊發不時討擊何以懲乂爾能奮命破走靖邊何愛一官以勸吏士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敕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為之

則多收羡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為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狄諮劉定各降一官

敕具官某等奉使一路以卹民奉法為先今乃不然煩酷之聲溢于朕聽公肆其下曲法受賕收聚毫末與農圍爭利使民無所致其愬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閒局而公議未厭其削一官往思厥愆服我寬政可

范子淵知峽州

敕朝請大夫新差知兗州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横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歳可承事郎

敕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

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叔頗男敃之可三班借職

敕敃之汝父無祿早世緣母之請以獲一官其思所以克家事母者惟敬毋怠可

鮑耆年京東運判張峋京西運判

敕具官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於郡縣而守令之賢不

能人知其實獨賴部使者為朕耳目而已爾長一郡以才良聞進之漕屬以究其用其使上無情吏下無寃民以稱朕意可

李周可太僕少卿

敕具官李周僕臣正厥后克正見於周書思無邪思馬斯臧形於魯頌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秉心不回臨事有守通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望爾者豈特車工馬政而已哉可

范純禮可吏部郎中

敕具官范純禮嗚呼維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訃朕惟瑚璉不可以褻用驥騄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余希旦可知濰州

敕具官余希旦爾本以才選坐累失職亦云久矣肆予

大誥罔不更新北海名邦民朴而富往務忠厚以安其生可

王晳可知衛州

敕具官王晳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郭祥正覃恩轉承議郎

敕具官郭祥正朕丕承六朝陳錫四國覃及方外浹于

有生知余通籍之臣可無增秩之寵祗服休命永肩一心可

王崇拯可遥郡刺史

敕具官王崇拯刺史漢官秩六百石魏晉以來皆牧守之任今雖以為勇爵然非親賢勲舊不在此選爾入直禁省出分虎符兵民所宜選寄滋重有司言爾累勞當遷益修厥官以應名實可

潮州澄海第六指揮使謝臯可三班借職

敕謝皋汝自什伍長積勞累遷至一旅極矣今乃以去惡之功獲補武吏惟廉與慎乃克有終可

皇伯仲郃贈使相

敕親親以藩王室賢賢以尊朝廷古之道也況於死生之際恩禮之重國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仲郃生於高明克自祗畏出就外傅聞好禮之稱退省其私有為善之樂云何不淑罹此閔凶慰我永懷豈無異數衮衣赤舄寵均三事之臣玉節牙璋坐享專征之閫豈云

虛授維以飾終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士暇可右班殿直

敕汝宗室子始名而祿得之非艱守之惟艱祗服朕訓乃克終譽可

克輩可遥郡防禦使

敕具官某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罔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攷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劉奭閤門祗候

敕具官某惟我神考篤于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絶之行足以風

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

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楊繪知徐州

敕朝散大夫知興國軍楊繪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踈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病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

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依前官知徐州

陳薦贈光祿大夫

敕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翼我神考于東宮二十餘年之間山陵既成人物改謝顧瞻在廷一二臣外罔有存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剛毅木訥踸遠任重密勿左右以責難為愛君周旋藩輔以卹民為報國淪喪未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

之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呂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刑

勑先帝立法更制所以約束監司守令使不得營私而害民者可謂至矣朕始罷賦泉之令復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約束當益申而嚴之使出力從政之民無所復病以爾穆仲等或踹靜有守敏於為政或直諒多聞志於仕道而京東河朔皆天下重地也往脩厥官稱朕意焉

可

沈叔通知海州

敕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責有不順成荒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孫向保州通判

敕孫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既復其舊矣則

達政之吏可以有為爾通練民事既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效可

鄧闢朝散郎監邕州慎門金坑

敕具官鄧闢瘴霧之鄉上幣所出累年於此勤亦至矣法當遷秩以荅久勞可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

敕易稱中饋為家人之正吉詩美羔羊蓋鵲巢之功致婦德有常含章不曜能使君子樂且有儀則內助之賢

從可知矣王氏早服師傅習聞詩禮富貴而能恭儉俯仰極於孝慈令問藹然刑于宗族其改封大國象服是宜以稱我叔父之德為内命婦之法豈不休哉可

劉庠贈太中大夫

敕國以求賢為先士以得時為急士既難進而易退時亦難得而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歎復見于今故樞密直學士朝議大夫知渭州劉庠才備德博器遠任重逮事三朝出入二紀英祖神考實知其人而剛

毅朴忠率不少貶肆朕嗣位疇洛故老如庠等輩不過數人方當召用命不少假使九原而可作雖百身其何贖寵章異數有慰幽魂雖知無益以塞余哀可特贈太中大夫餘如故

李琮知吉州

敕具官李琮汝以久遠無根之賦使畏威懷賞之吏均之于無辜之民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聞既正其事矣而汝猶自言若無罪然朕惟更赦不汝

深谷遷于一州往深念之廬陵之富甲於江外使民安汝朕則汝安可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敕高士良汝閱習民兵技藝超等課以歲月於法當遷往服寵靈益思來效可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内侯

敕生于富貴而無驕逸之患終于祿位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義有足賢者具官叔遂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蓋

蒙祖宗之澤而服師保之訓克有令問以沒元身是用
爵之通侯官以持節上以惇勸於宗室下以寵綏其子
孫可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遙
州團練使

敕其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
于外盖武王待周名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
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

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
膽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為樂
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
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
性于忠愛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
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
忝父祖以為邦家光可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敕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内德之茂從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禄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為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暹可遥郡防禦使

敕仲暹居貧賤而有聞易處富貴而無過難凡我宗室

皆有位著雖不任以事無所施其才而刑于厥家有以攷其行日月。其邁爵秩當遷朕不爾私服之無愧可

東坡全集卷一百六

東坡全集卷一百七

宋 蘇軾 撰

外制制勑七十三首

司馬光三代

曽祖政太子太保

勑書曰皐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具官某故曽祖某官某篤

行有聞信於鄉國懐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于曽孫其徳日躋衮衣繡裳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詒于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可

曽祖母薛氏温國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具官某故曽祖母某氏専静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

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
數詔于幽麥翟茀副笄尚服享之可

祖姪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
音則稽首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之所在望其草木
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具
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
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予

寵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温國太夫人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具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禄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懋册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

敕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古人而無疑質諸鬼神而不憖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具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為世範言為士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顏閔之行事我仁祖為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侍從德澤之施極於方鎮天厚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為天下之用朕既采民言俾秉國成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胙之大國使人知

有道之士雖沒有無疆之休可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

敕古之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德懿行秀于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獨賴子孫之賢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歟具官某故母聶氏早以淑女嬪于德人恭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嚴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濟於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

非獨以報其德庶幾令名與子俱傳於天下可

故妻張氏温國夫人

敕夫婦之好義同賓友懃瘁相成於艱難之中而死生契闊於安樂之後朕聞其事惻然傷之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姆師歸于德門克有令聞從我元老辭寵居約遊神清淨之庭守德寂寞之宅始終之際無愧古人我有寵章慰其永逝其正名於大國以從姑於九原可

張恕將作監丞

敕具官張恕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可

趙濟知解州

敕具官趙濟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論雍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為百乘宰論定而官不浮則民服汝長西師

歷年於此矣考之清議不曰汝宜尚畀一城以觀來效
敬之戒之毋失朕命可

李承之知青州

敕朕東望齊魯之區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
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
也朝散郎前試戶部尚書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為名臣
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爾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
相問治於其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

其言則予汝嘉可特授依前官充樞密直學士差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填見闕

門下侍郎韓維三代

曽祖處均燕國公

勑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温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著在圖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億事仁祖始叅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政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曽祖贈太師荆國公某潛德不

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盛矣曾孫之貴蔚爲三壽之朋逮予纘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允文而靖旣直且溫旋觀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烝嘗之怵惕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敕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三世非其淵源深長外有羔羊諒直之賢內有鳲鳩均一之助亦

安能奕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某故曾祖母荆國太夫人某氏育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藻之薦欽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丕弼我國家以無斁於世今其涖政責任玆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

祖保樞魯國公

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用廣斯志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襃顯前人

具官某故祖楚國公其躬履仁義著迹鄉黨積累深厚見于子孫或佐我仁祖之盛明或相我神考之休烈遺風未遠故史尚存逮茲纘承繼用耆哲朕既恭默思道垂拱責成與其寵祿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報貽謀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增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

祖母郭氏周氏

敕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貴以其子雖有過人之才絕俗

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令余輔臣父子兄弟先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顧推洪恩光顯光烈維考維妣咸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具官某故祖母楚國太夫人某氏某氏德稱閨闈化及宗黨允蹈家人之正居有鵲巢之福程衣之盛由子而獲國封之貴及孫而大兹用錫爾周公之履以熾韓氏之祧庶其有知服我新命

父億冀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

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植梓漆以備器用凡在左右文武之選率多慶歴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其故父叅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某少禀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禄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貴其家廟而貴巳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成永為

北土之藩輔

母蒲氏王氏冀國太夫人

敕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襃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某故母秦國太夫人某氏某氏族為士望德為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敏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功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

敕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況夫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南陽郡君某氏少以女士秀于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茀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蘩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

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敕朕登進元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名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内有相貳何以及此具官某妻仁壽郡君張氏生於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行應圖史宜疏湯沐之封以稱山河之象祗服明命佑我老臣俾無内顧之憂專任仰成之寄

趙濟落直龍圖閣管勾中岳廟

敕具官趙濟有司言汝罪惡有狀小人有不忍為而汝

為之朕惟羞汗縉紳重置汝于理其退處散地以勵風俗可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制同

敕具官某為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明不可作也惟虚則明郡無大小民無剛柔事無繁簡政無難易惟公而虚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久不失仁恕折獄之多滋識情偽孫昌齡岑象求改云端靜有守悃愊無華奉使歷年吏民宜之其悉乃心施于有政不侮鰥寡毋擾獄市稱朕意焉

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

勅具官某等事有繁簡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選也朕有所擇於其人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以爾子韶博聞彊記老而能學以爾尹果藝而達知無不為各率其職而用其長朕將觀焉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勅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貽回于天乃眷藏書

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皇伯祖宗勝贈太尉北海郡王

敕夫以三公之位冠諸侯王之爵元勲盛德有不能兼

非我父兄親賢之隆加之死生哀榮之極則朕豈以此授非其人哉具官宗勝生于高明克自抑畏忠厚以為質禮敬以自文貴窮人爵而無驕佚之譏考終天命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際中外所賢日月有時窀穸告具備物典冊以將余哀豈獨慰九原之思蓋將勸庶邦之義可

劉有方可貽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敕朕爲天下父母推一心以馭百官内外雖異愛無差等皆欲其處無過之地受有名之賞則上下相安人無間言具官劉有方少知忠恪晩益詳練砥礪廉隅有縉紳之風祗畏簡書無戲怠之色歴歲滋久積勞當遷考之有司皆曰應法往服新寵朕不汝私可

宋滋可右侍禁

敕宋滋疆埸之臣所以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者以朕爲能卹其孤也何愛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爲吏士

之勸矛可

鞠承之可秦州通判

敕具官鞠承之自恢復西鄙秦為内郡宿兵之衆有損於前而遠輸之勞至相倍蓰軍政雖簡民事為重監郡之職專在養民有司擇材曰汝可使往辦乃事無忝所知可

文及可衛尉少卿

敕具官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聞擢置要劇衆以為宜

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周廬宿衛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究觀汝能而退食休沐下車里門澣衣子舍豈非縉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可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吳革可廣東轉運

判官

敕具官某朕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寬者喜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覈文吏之故態汝以才能

治朕達于朕聽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敕童珪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謫其輿尉令汝黃髮鮐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

敕單可度在官滋久更事亦多而無大過有足嘉者往

祇龍命益務廉平可

智誠知宜州

敕具官智誠蠢爾裔夷譬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爲患惟爾守臣威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民受其賜予惟汝嘉可

張仲可左班殿直

敕張仲歲之不易盜賊屢作爰設勇爵以勸追胥爾能奮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賞其可忘乎可

張誠一責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敕具官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不輕犯而貴近之間尚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詖行蠹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于朕聽攷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墐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為手澤存焉令汝之所為者何為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縉紳之列乎可

陳侗知陝州

勑朝奉大夫衛尉少卿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入冊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戚兄弟孔懷願為一郡以䘏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為九卿貳出為二千石此亦縉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可特授依前官知陝州

傅燮知鄭州

勑具官傅燮鄭廢為邑復為右輔經營繕完之勞民既

告病而吏亦勤矣以爾樂易之政屢試有聞往任其事寬信以御民强敏以御吏稱朕意焉可

姚居簡押木栰上京酧奬轉三班借職

敕姚居簡不煩民力而辦官事會其所運罕所失亡可

賈種民呂升卿知軍

敕駕部員外郎賈種民吏部員外郎呂升卿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攸處如種民升卿亦不汝棄往服寵命益祗厥官種民可差知漢陽軍升卿可差通

判海州軍州事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敕具官張世矩高平故地夷漢雜處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惟威與信並行徳與法相濟則種落内附民安其生以爾習知邊情克有武畧賦政之美歴年于玆夫已信之民易治已練之兵易使無改乃舊益觀厥成可

劉誼知韶州

敕奉議郎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

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為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特授依前官權發遣韶州仍借紫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

之智謟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尚可盡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譎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懽怒則側目以相

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横被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許懋知福州

勑兩浙轉運副使朝請大夫許懋七閩之會其民智巧

吏得其人則靡然心服不勞而治不得其人則紛然力爭雖勞不服以爾賦政東南民用不擾既久而信厥聲藹然肆余命爾長兹劇郡夫身在江海之上而職在魏闕之下民之瞻望顧不美歟可特授依前官充秘閣校理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填見闕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

敕具官某等夫以卹刑之道達之于主計則非聚斂之臣以牧民之意推之於卹刑則非文法之吏以爾執中

奉使東南吏服其明民懷其惠以爾安上賦政毗陵寛而有制嚴而不殘是以命爾各祗厥服夫民新脫賦泉之弊以從力役之征其謹視貪吏以無害我成法可依云云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敕具官某等古之君子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術斷獄而民無怨言嗚呼何修何飾而至此歟今吾一之以格律而不免於異議何哉昌齡以儒學進有聞于

人庶以世家用能宿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依云云

江東提刑俟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建運判

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新差權發遣鄭州傅

燮可江東提刑知常州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

請郎劉士彥可福建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朕姑罷賦泉之令復徭役之法使民出力

以事其上不責其所無者冀以富之閭閻焉如農夫之

望歲也而差發之際吏或緣為姦農民在官貪者動心

焉若郡縣御胥吏不嚴而監司察郡縣不謹則南畝之民不困於縣官而困於胥吏其與幾何爾等以治行達于朕聽或已試之效或近臣之薦必能明識朕意以保民察吏為本謹視其廉貪仁暴勤惰明闇以詔賞罰朕亦將觀汝所為而進退焉可依云云

王續知太康縣

敕具官王續朕以天下為一家然畿甸之民號為根本若近者不悅四方何觀焉爾以才選往服厥事馭吏以

明保民以寛無失朕命可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敦

立可通判齊州

勑具官某等朕於士大夫茍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蓋未甞不聽矧以養親為詞而求易地固朕之所樂聞也往服厥職各祗乃事可依云云

喬執中可吏部郎

勑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馭民則知馭吏

故端静惠和之士施之内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久矣今自部使者入為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趾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矣朕念之不衰哀忘而愍存不忍以常法待汝畀之一郡以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敬歟可

楊汲落待制知黄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

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濮州 制同

勅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賴譖愬公行若廷尉治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姦宄自消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官某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竊秉君子之踞欲與羣小共分告織之功專務巧誣以成疑似之罪試加覆視寃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寛恩益務循省

台符改此兩句云往莅安陽煎修馬政勉思來效毋重往愆 可

趙禼摩勘轉朝議大夫

敕趙充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為將婁師德郭元振儒者也而樂於守邊蓋疆埸未寧則以外為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具官趙禼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虛心大對方觀晁董之文推轂西陲遂膺羊陸之寄恩威並著戎夏久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趙思明知永靜軍

勑具官趙思明武吏之進以守土扞城爲高選而戎壘之政以平徭決獄爲餘事汝以財用往分使符知高選之末易得而餘事之不可忽則寡過矣可

鮮于侁大理卿

勑具官鮮于侁儒者恥爲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流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罔羅紛張延及無辜朕益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古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寃民不然者朕豈

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吳處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

敕具官某等漢口黎陽控引江河久廢為邑吏民不悅比詔有司修復故壘因舊而新務適厥中平徭均賦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運

副使

敕具官某等復差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

養民而寬厚之獘或至於媮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為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 顧臨

太原之民困於備邊使者之任匪人可乎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莅一道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 唐義問

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忍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為本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

張問秘書監

敕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聞矣而篤老之年克已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列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足矣不必勞以事也優游吾東觀以為士大夫之表可

范子奇將作監

敕具官范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較之一路之民為輕而自部刺史入居九卿為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按視

之勤亦少休乎今宮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寡過往若予工毋廢厥職可

錢長卿比部郎鄧義叔水部郎

敕具官某等昔漢郎官出宰百里今自監郡以上乃與其選任益重矣非獨為官求人以濟無窮之務亦將為國儲士以須不次之舉雖會計溝洫有司之一事而馭吏捍災朕將有取焉可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敕具官某等爾向以才選出按常平之政官省而歸復使治民葢將因能而任焉九寺之屬近在輦轂才之所宜易以聞達毋曠厥官朕不汝遺可

文保雍將作監丞

敕具官文保雍朕仰成元老如涉得舟待以求濟茍有以燕安之使樂從吾游而忘其老朕無愛焉大匠之屬未足以盡汝才也而從政之餘遂及爾私並事君親豈不休哉可

李南公知滄州穆珦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

揚潤州 制同

敕具官某等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為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輦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可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敕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尚宥十世矧先王却敵之勲而聖母負扆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具官某篤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逮事厚陵没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俟可為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公繪可特授秀州公紀可特授永州

李之純戶部侍郎

敕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中大夫直龍圖閣知滄州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蹴等之用庶無虚受之譏服我訓言以厭公議可

穆衍可金部員外郎

敕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也

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不勉歟貨幣之入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非以求富也往服朕訓以永終譽可

孫路可陜西運判

敕具官孫路關右之民困役傷財譬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朕日夜以思庶幾其民勇而知方以爾出入秦雍悉其利病往行所知以稱朕意可

蘇頌刑部尚書

敕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使無訟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光祿大夫前吏部侍郎蘇頌温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虚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懐墳墓曷若蹈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役法既復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皆農末也三峽之民刀耕火耘與鹿豕雜居正賴良使者察其侵寃使政煩而吏貪者此等豈能遠訴乎朕以大臣薦故擢用爾若遠民無告非獨汝咎將咎薦者可不勉哉可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敕具官呂由庚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

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為未足也而錄其子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哉朕不汝忘可

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景伯少府少監

敕具官某等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數求雋良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箴善守家法以爾景伯既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固爾守將觀厥成並可依云云

辛押陀羅歸德將軍

敕具官辛押陀羅天日之光下被草木雖在幽遠靡不照臨以爾嘗詣闕庭躬陳琛幣開導種落歲致梯航顧自比於内臣得均被於霈澤祗服新寵益思盡忠可

高子壽可三班借職

敕高子壽程力較技國有舊章命以一官勉思自効可

李肩可殿中省尚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敕具官李肩醫雖一技益通妙物之神法有衆科以助

好生之德故靡好爵用勸良能無忘三世之傳庶保十全之效可

恥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敕具官恥政肇新霈澤爰及庶工雖請老以家居亦先朝之逮事各從遷秩以寵歸休可

喬執中可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

敕具官喬執中漢以郎官出宰百里今以郡守選屬列曹任人之隆於古為重有司言爾資格當遷其即正員

以茂遠業可

東坡全集卷一百七